

观我生

鲍贝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观我生 / 鲍贝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ISBN 978-7-5378-4518-2

I. ①观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8892号

书名: 观我生

著者: 鲍贝

责任编辑: 续小强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
010-57571328(北京发行部)

0351-5628688(总编办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: 200千字

印 张: 12.875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518-2

定 价: 49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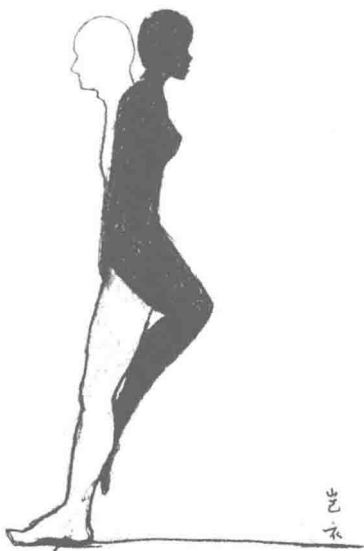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.com



鲍贝，摄于西溪天堂 2014年11月24日

“致小考拉”



插图_周岂衣

我存在着，同时也在毁灭着……

整个冬天，我都被同一个梦反复绕缠。我无法确定梦的旨意究竟是什么。我也无法把它完整地描述出来。它只在梦的世界里真实。一旦到了现实生活中，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虚构的场景。但它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，清晰到令我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。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，在我的梦里有一个无比广阔而真实的世界。那个世界，我一定亲身经历过。

我相信，梦是唯一可以在时间里进行逆走的工具，它正以一种强大的力量牵引我，带我走进某个真相。为了探求来自于梦里的那个真相，我必须锲而不舍。我得从家里走出去，出门去远行。

或许在一场旅行中，让自己投入到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去，会更容易释放我的梦，释放出梦里那个最真实的我。

这次旅行，我选择了不丹。出发的日子定在除夕。

这是我第一次去不丹。传说中的不丹王国，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。早已令我心向往之。然而，不丹和中国还没有建交，没有直达的飞机。

我为自己设计了一条线路：从杭州出发飞拉萨，然后从拉萨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，再从加德满都飞往最终目的地不丹。

和不丹一样，尼泊尔也是一个佛教国家。多年前我去过。我并不喜欢那里。空气污染比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要严重。

如果说，不丹是最后一片净土，纯净如天堂，那么，尼泊尔的脏乱如同地狱。然而，从中国出发去不丹，尼泊尔是必经之地。我无法绕开它。

杭州至拉萨的航班异常顺利。到了拉萨机场，却由于天降大雪，出现了飞机滞留的状况。对于飞机的延误或者滞留，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。所有客人都在候机厅耐心等待。

足足过去一小时，广播告知，我们的班机已经到达机场。再过半小时就可以登机。我松出一口气，延误的时间不算太过分。

登机前我想去趟洗手间，正欲起身，一位留长发、戴着墨镜的男人快步朝我走来，一股寒气经过我身边。他应该刚从户外进来。候机厅里的空调还没来得及将他吹暖。

他问我旁边的空位是否有人。

我说没人。

他一屁股坐下来。

我问他，你也飞加德满都？

他点点头，说，是的。

我奇怪他居然这个时间点才来，要不是延误，飞机早已在空中飞行了。仿佛一切的拖延只是为了等到他。

我说，你运气真不错。

他说，是啊。

我朝玻璃窗外望出去，天空灰蒙蒙的，能见度很小。雪好像越下越大了，地上开始大量结冰。

我说，广播已经通知，半小时后可以登机。

但愿如此。他说。

我觉得他很有意思。他说，但愿如此。意思是，他不完全肯定在半小时后能够登机这个事实。

我让他帮我看管下行李箱，我要去下洗手间。他头也没抬答应了。

或许就是从那个瞬间开始的，我们已把对方看作可以信任的人。我们看上去都不像坏人。至少我这么认为。

候机厅外雪花狂舞，刮大风了。一场从未有过的暴

风雪凶猛地袭击着拉萨机场。天空更显低沉。刚降落于地面的飞机，迅速被冻住，落地的一部分和大地冰结在一起。

机场广播再次通知：由于天气原因，所有飞机停止起飞，请旅客们耐心等待。起飞时间，另行通知。

大雪还是妨碍了飞行。候机厅里焦躁起来。许多旅客跑来跑去，一趟趟跑去检票口和问询处，咨询飞机的起飞时间大概会是什么时候。

他一直安静地坐在我身边，忽然对我说，你不用跑去问的，飞不飞得了，皆由天定。

我心里一惊，他早就看出我已经坐不住了。

他说他叫 Frank。

Frank？现在的人是否都喜欢为自己起个洋名。

他说，名字不过是个符号，叫什么都一样。

也是。在旅途中认识的人，都从各自的身份和角色中走出来呼吸新鲜空气。今天遇见说不定明天就天各一方，相忘于江湖。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见面。对于一个旅途中人来说，名字确实不重要。

那么，我也不打算告知他我的真名。我报了个网名

给他，蓝莲花，来自杭州。

他摘去墨镜，侧过身看着我，好一会儿，才说，你从杭州来？

你到过杭州？我问他。摘去墨镜的他更显俊朗。眼睛不大，双眸里有一股清朗广漠的忧郁。这种忧郁猝然间出现在我眼前，如此熟悉。仿佛与他的初见，已经在我的梦里发生过。

不仅到过。他说。

难道你在杭州定居过？我兴奋起来，有一种他乡遇故人的快乐。我问他在杭州做什么？

什么也没做。他平静地说，转过身去，重新戴上他的墨镜。

他的笑容很奇特，颇有些深长幽远的意味。他越是说什么也没做，我越觉得他肯定做过些什么。

雪花仍在飘舞。

已是下午六点半。正是白天和黑夜交替的暧昧时光。拉萨是个天高地远的地方，天黑得比南方差不多要晚两个小时。雪光把大地照得白亮，但并不耀眼。是那种黯淡而混沌的白。

飞机在天黑之前是否还能够起飞？谁也不得知。但还是有人一趟一趟地跑去询问。滞留机场的焦急心情全都写在候机人脸上。何况又是除夕。所有人都想早点飞回家去过大年，跟亲人团聚，安享天伦之乐。

我忽然责问自己，我原本可以好好待在家里和亲人一起，却非要一个人跑出来，在途中领受这该死的滞留带来的煎熬和焦虑。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非得选在除夕这个日子出行，像一个不小心染上自虐症的病人。除了听从内心的召唤，我已无药可救。

你也是去不丹吗？我问 Frank。

话音刚落，我便觉出自己的滑稽可笑。我总是这样，说话全然没有逻辑性，习惯被自己的直觉左右。也许在潜意识里，我希望对方和我去同一个地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路同行。这当然是我的一厢情愿，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。

然而，意外在发生着。

我奇迹般地听到他说，是的，我也去不丹。

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，用同样的句式再次问他，你也是去旅行吗？

他摇摇头说，不是。

探亲？

不是。

那你去不丹做什么？我又变成了一个刨根问底的人。

他紧闭双唇，停顿好一会儿才开口说，我去找一个人。

他跟我说话的时候，脸朝着我的脸，虽然他戴着墨镜，我也知道他的眼睛并不和我对视。像是故意回避，又像是越过我正看向远方虚无的某一处。

你经常一个人出行？他看着我那只大而沉的旅行箱。始终不正眼看我。那只箱子已拥有岁月留下的无数个磕磕碰碰的旧痕迹。

我说，你是否觉得很奇怪，一个女人选择在大过年的时节出行？

他不置可否，很轻浅地笑一下，不再多问。

幸好他没再问下去。我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的话，像是准备要对他作一番解释。我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行为解释？意图何在？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为了安抚人心，机场向所有滞留的旅客发放晚餐费，每人五十块人民币。看来很有可能要在机场过夜了。

还没踏出国门，就遇上如此漫长的滞留。此趟旅行一开始便不顺，真是令人沮丧。我的悲观情绪浮现上来。

五十块钱在机场只能买一个简单的盒饭。我讨厌盒饭的味道。邀请Frank一起去候机厅边上的咖啡厅就餐。

我们点了一模一样的两份套餐。荷香排骨饭配青菜炒萝卜丁，外加一碗蘑菇例汤。其实套餐的味道和盒饭也没多大区别。机场里的食物永远都做得潦草不地道，又极昂贵。好在咖啡厅里的座位和环境让人感觉舒适，对面又有一个人陪着，我的心情好了许多。

他在用餐的时候，才把他的墨镜摘下。他吃饭的速度很快，几乎没有抬过头。哪怕我们面对面坐着，他好像也不正眼看我。即使和我对话，抬起脸来，他的目光也始终停留在别处。

他和别的男人很不同。和他在一起，有一种很明确的安全感。这让我对他的注视更大胆，也更放肆。反正他对我的注视，一概视而不见，或假装看不见。他五官端正，眼睛细长明亮，眼神中那抹广漠而飘忽的忧郁，有着难以描述的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却与哀怨无关。蓄着些胡子。不知是故意蓄留，还是懒得剃它。他的额头高